

散文組冠軍 林功成



英語系博士生

城市流動·威尼斯遊記

題記：在我看來，希臘的城邦如今已是野草叢生，衛城上的帕台農神廟雖說仍然巍峨聳立，但歷史的殘敗留下的更多是後來者的歎息和回味。無論是「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還是「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抑或「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都脫不了嗟歎自身的渺小和生命的無常。可以說，當人類開始創造自己璀璨的文明時，時間自然而然地主宰了我們的一切。時間是生命的開端，也是生命的終結。在悲傷感秋之中，那些號稱永恆不朽的城市也終於逃不掉歷史的侵蝕，有的面目全非，被新的建築覆蓋；有的千百年後只剩下一抔黃土。十三朝古都長安，留下的只有感歎，「秦宮隋苑徒遺臭，唐闕漢陵何處有」；曾經秦樓楚館林立的金陵，在文天祥眼裏，只剩「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更偉大的元大都，幾經戰火後，如今也只活在馬可波羅的書中。所以，城市流動，與其說是一部都市的興衰史，不如說是身處城市中的我們懷著怎樣的心情去看待歷史、去面對那些時間留下的遺跡。

2005年，我從西安搬到香港。屈指算來，如今也已有二年零六個月的時間讓我去體會和感受。這期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長到足夠我瞭解城市百年的變遷，塑造新的印象，但又短到無從下筆，每次想寫些蒙太奇式的香港時，我都唯恐離得太近，看的還是太片面，弄得自己沒有自信。站在城市中央，我試圖聆聽香

港的心跳，幾分親切之外還是茫然。所以，索性還是寫些更陌生的城市吧。那些我曾經去過，曾經驚歎過的偉大奇跡，那些讓我無法忘懷的美麗。於是，我想到了在遠方的一片水域——威尼斯！

很多雜誌評出人生一定要去的多少個地方，其中肯定有威尼斯。也許在國人記憶中，有太多的莎士比亞，他的十四行詩和悲劇已經融入到很多人的血脈中。在莎翁的劇場裏，奢華的場景、絢爛的燈光、帶著假髮的貴族男女跳著宮廷舞，在音樂中搖擺，這可不就是威尼斯的風格嗎？色彩斑斕的Bunano（色彩島），只有南美洲的張揚才能配得上，當它突然出現在歐洲的某一個角落，多麼的讓人驚豔。而狂歡節中的威尼斯，那歇斯底里的瘋狂，如酒神的步履，追求著感性和自由，不又恰好為《奧賽羅》中的永恆主題，愛情與嫉妒、忠貞和背信提供了另外的注腳嗎？所以，我說多面的威尼斯也許是最有歐洲氣息的地方。

從出火車站開始，威尼斯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水和橋，那蜿蜒的水巷，流動的清波，以及商店櫥窗上掛著的一個個假面，紅唇上抹著金粉，都點綴著這個城市的盛世繁華。據說，當時威尼斯人為了建造這裏，幾乎砍伐了義大利北部的所有森林。這說法也許有些誇張。但是，我仍然可以想像出那光景，伐木工人用寬闊厚實的肩膀從林場中將巨大的圓木運送出來。他們把圓木敲打進河床裏，木樁一個挨著一個，然後在上面鋪好木板，作為房屋的地基。所以有人說，威尼斯上面是石頭，下面是森林。而這座超過1500年歷史的城市更有理由讓我相信，那些飽含水分且根部帶著沙石的樹幹也許在水下早都長成參天大樹，只不過這大

樹向著地心而非天空張揚開來，魚兒在其中穿梭，水草編織成睡蓮。我想威尼斯應該就是這樣。如果有攝像機能同時拍下地上和地下的部分，我們也許真能看到這樣奇詭的世界。而最早來到這裏的第一批人，永遠不會想到，這個用來逃避戰火的小島，居然能發展成現在的樣子：運河如蜘蛛網一樣成為城市血脈，而小島棋布星羅，點綴在地中海上。所以，用莫內(Claude Monet)的畫筆來形容，威尼斯是漂浮在水上的城市。至今讓我記憶猶新的仍然是水波蕩漾，在潮氣侵蝕後只留下了牆角的斑駁。

在卡爾維諾 (Italo Calvino) 《看不見的城市》裏，馬可波羅曾給忽必烈講解不同的城市，那些我們也去不了的城市。馬可說他到達過這些城市，而可汗認為馬可甚至都沒有離開過花園，這一切只存在幻想中。在最後，當可汗問道，為甚麼馬可沒有提到威尼斯時，馬可回答道，「你以為我一直在講甚麼？.....為了區分其它城市的特點，我必須總是從一座含蓄的城市出發。對於我，那座城市就是威尼斯.....記憶中的形象一旦被詞語固定住，就給抹掉了.....也許，我不願意全部講述威尼斯，就是怕一下子失去她。或者，在我講述其它城市的時候，我已經在一點點失去她」。馬可的擔心恰恰也是我的憂慮，因為似乎怎樣的文字都可能委屈了這座偉大的城市。所以，我索性還是按照旅行日記的樣子平鋪直敘一番吧。

第一天的威尼斯用雨水歡迎我的到來。當時我在聖馬可廣場東側的長廊裏避雨，很快水就漫了出來，把廣場中央積得很深。因為天氣突然變冷，不少小販也開始兜售著印著「Venice」的T恤衫。領主長廊下擠滿了人，大家碰碰蹭蹭，我聽著饒舌的英語

在相互侃價，也頗有一番自得其樂。路上幾個年輕人，在雨中呼嘯而過，沖著長廊裏避雨的人揮著雙手，似乎要我們大家都沖出去接受天地的洗禮。而在lido島上，我又一次遇到暴雨，此時心情卻頗為不同。風雨飄搖中，渡輪載著遊客向主島駛去，諾大的渡口上只留下兩個穿著筆挺制服的憲兵。我站在那裏，看著遠方黑雲壓城一片。清照大師說「昨夜雨疏風驟，應是紅肥綠瘦」，那是以我觀物，而我卻只見「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現在想來，那離愁別緒還縈繞心頭，讓人牽腸掛肚。不過，也正是這場大雨，讓我能領略到威尼斯別樣的美。而由於我去威尼斯的時候，又恰好還不到旺季的正式開始，這兩打風吹去的凋零感就愈加濃郁。這也應和了我從老人們那裏聽來的說法：在淡季裏，威尼斯幾乎沒有多少年輕人，因為所有的年輕人都出去賺錢了。在熱季到來時，匆匆而過的遊客從四面八方湧往這裏，街道上絕大部分都不是本地人，餐廳裏的服務生也不是本地人，他們說著各種鄉音彙聚在這裏。在我光顧的一家餐館裏，幾個招待都是在義大利其他地方就讀的中國留學生，他們看見我後會親切地說著普通話，可是對於威尼斯，他們也許和我一樣瞭解的膚淺。當寒冬來臨，人像候鳥一樣離開這裏，這個城市會慢慢的陷入沉寂中，只有守著祖產的老人還能勉強將這裏填充起來，滴滴答答的時間停擺後是不可思議的蒼涼。更多的時候，只有海鳥從空中掠過，弧線中傳來啾啾的鳴叫，而這個時候的威尼斯顯得那麼纖細脆弱。

驟雨初歇，在返回旅館的路上，我經過了一個不知名的拱橋。下午橋邊還是行人湧動，沿著岸邊有很多小桌子，鋪著可愛

的紅色絲綢，在太陽傘下是一對對戀人。我還看到很多靠在一起小憩的老夫婦和被小狗追逐的孩子。不過，當我晚上再路過這裏的時候，海水已經淹過了腳面。老闆們大聲嚷著，催促夥計趕快收拾桌椅，幾個不幸正好住在這裏的外國女孩，只有脫掉鞋子，光著腳在水面下不知深淺的探路。前面一個老大娘，應該是二層樓上的旅店老闆，指揮著她們，義大利語聽起來像在大聲抱怨。當時夕陽西下，有一絲餘暉鋪在橋面上，就像雞蛋黃打進煎鍋裏，一層層的鋪開來，冒著香氣。我站在那裏，看著她們嘻嘻哈哈。

第二天醒來時已近中午，小雨又一次不期而至。當我推開陳舊的木窗，吱呀一聲後，外面呈現的是屋簷挨著屋簷，老屋、舊巷在細雨中靜默。一樣的紅瓦，一樣的青磚，恍惚間不知今昔何昔此處何處？不見海面的威尼斯，竟如此像我熟悉的江南。我閉起眼睛，那穿鎮而過的狹窄河道，那一座座雕刻精緻的石橋，傍河而築的民居似乎就自然而然地跳到了腦海裏。如果在這旁邊再用濃墨潑灑點寫意景色，如烏篷船上的一縷炊煙，女人正在岸邊上浣洗，老人逗弄手中魚竿，孩子趴在橋頭。這裏無疑就是江南，就是陳逸飛的畫。然而，比之於童年的江南，威尼斯終究還是多了一絲喧鬧。在中國人的心裏，沒有比江南小鎮更足以代表那種淡泊而安定的生活的了。然而，如今的江南，平庸的人們在忙碌中也許都遺忘了些甚麼，這使得威尼斯反而更勝一籌。所以，在雨中的這一天，我更願意用來觸摸這裏的文化。

是的！除了無盡的美景，多變的威尼斯留給我的還有那秀美的文化。在威尼斯的第一天晚上，我就認識了三位來自香港中

文大學的女生。當時，我們圍坐旅店的窗戶前，桌上擺著一盆紅燦燦的車厘子。我們就這樣聊了起來：從人文主義復興說到博物館裏典藏著的聖母和天使畫像，拿破崙的征服和奧地利的掠奪，提香（Tiziano Vecellio）和喬爾喬奈（Giorgione）的作品，電影節上的中國明星。從對話中我知道，她們的畢業旅行選擇威尼斯作為最後一站，而這卻是我在義大利的第一站。她們剛剛從翡冷翠（Florence）過來，準備回港，而我則從另一端的雅典飛到威尼斯。大家原在一個城市，但卻只有威尼斯給了這樣的緣分。那幾天，每回碰到她們都已經是夜晚11點以後，除了在聖馬可廣場上有一次不期而遇，我們的交集就這麼無疾而終。不過，跟著她們的介紹，我在這一天按圖索冀地參觀了不少原本不在計畫內的博物館。比如，研究院美術館（Gallerie dell'Accademia）。那裏面最出名的大概就是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的《維特魯威人》（Vitruvian Man）。完美比例的人體圖像被用在了歐元貨幣上，而那段時間又恰逢《達文西密碼》熱映的時候，在Dan Brown的小說裏，盧浮宮館長擺出這個姿勢以傳達資訊。可惜這幅畫因為太過古老而無法展出，這讓我多少有些遺憾。

除了這些繪畫作品以外，威尼斯還保存了更多共同記憶和歷史文化，例如不同時代不同風格的建築，人世的滄桑非但沒有折損城市的美麗，反而更加為天生麗質的她增添了成熟的風韻。而亞得里亞海奔流到此，已然少了洶湧狂野，多了些平和與浪漫。且不說那巷弄中的古意、老街坊的淳厚溫良、歐洲的客廳——聖馬可廣場，就是那些看似商業化氣息十足的東西，比如玻璃島上

的工坊，都能喚醒我的感動。在玻璃島上，我參觀了工匠們的表演，一邊是不很高的光頭伯伯和他胖胖的兒子在表演吹玻璃，一邊有人講解1300年城市製造玻璃的歷史。當時表演給我們看的是製作彩色玻璃瓶。工匠們用燒紅的玻璃粘取各色的砂子，然後再在外面一層層的繼續裹上玻璃，他們的手法很快，在吹玻璃和轉瓶子間不停的轉換。這讓我想起了父親。文革後，父親作為下鄉知青剛剛返城，當時他在一間瓷器廠裏工作。為了製造一個瓷器，一般要經過拉坯、印坯、利坯、修足、蘸釉、蕩釉等多個工序，而父親的主要任務就是作為學徒學習掌握燒窯的火候。這工作非常辛苦，由於技術落後，他們只能隔三差五的去爐口觀察，憑經驗掌握火候，然後根據火焰的變化選擇加柴或封火。只可惜，現在的瓷器已經是大工業批量製造的產品。即使在最為出名的景德鎮，願意學習這門古老手藝的年輕人也已經不多了，大家都寧願根據儀錶來控制，在工藝上做到毫無瑕疵卻沒有個性。

所以，能看到古老的吹制玻璃工藝仍能得到保留，這不得不讓我佩服義大利人的精明，因為相對於文明鼎盛的中國，對待歷史，我們的態度何其不同。20世紀50年代中，北京已經開始陸續的拆除自己的外城城牆。而在1964年，威尼斯通過了《國際古跡保護與修復憲章》，即《威尼斯憲章》。憲章中寫道，「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人類價值的統一性，並把古代遺跡看作共同的遺產，認識到為後代保護這些古跡的共同責任。將它們真實地、完整地傳下去是我們的職責」。而北京在1965年為了修地鐵，內城城牆也被連根挖掉，這恰好只是《威尼斯憲章》頒佈的第二年。我想，也許這就是我為甚麼一直都想寫些威尼斯的原因

吧！從西安到香港，從香港到威尼斯；從十三朝古都，到世界金融中心，從銀行的城市再到鼎盛文化的義大利，這其中有多少東西值得玩味。

在文化的傳承上，威尼斯值得我們學習。說起來，每一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特點，像巴黎、柏林、威尼斯、東京、鹿特丹、巴賽隆納、維也納、雅典、都靈、伯明罕、曼賈斯特、倫敦、多倫多這一連串名字背後都有著說不完的東西。他們的相似之點在於城市的建設都歷時悠久，新的理念不斷被應用進去，比如古代城市多以宗廟、神殿為軸，而近代則以市政廳或者公眾廣場為中心。然而，在威尼斯身上，這種改變我覺得是最小的。在這裏舉辦的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一直以推動和展現最先鋒和最具開創性的藝術作品為宗旨。每兩年在Arsenale、Gardini等展區，古老的造船廠、軍火庫、大倉庫、製繩廠、船塢和現代的藝術相結合，就這樣給觀眾奉上了一場視覺的盛宴。不過，許多看似先鋒後現代性的實驗中體現的卻恰恰是如何更好的保存自己的歷史，去使舊的東西再一次煥發生命，去讓人們觀察建築的衍生、感受那變化的光，浮動的影。這種把後現代主義實踐與本土文化融合的努力，也許部分因為文藝復興以來只有600餘年的歷史讓這個國家仍然能以一顆年輕的心去面對歷史的沉澱。然而，在中國幾次翻天覆地的變革中，傳承下來的東西已經支離破碎。這也許可能是因為我們的歷史過於沉重，需要揚棄才可能發展，但是，我們選擇的不僅是塵封，而是遺忘。許多外國人來到中國的第一印象就是「這是一個大工地」。在北京、上海、廣州，幾乎所有的城市都在進行大規模的拆遷和整治。這其中功過各有幾分還真不

好說了。

回到香港以後，有人問我義大利哪個城市我最留念。如果一定要選擇的話，我會說「威尼斯」，就像Rome Holiday裏的赫本（Hepburn），對著格裏高利·派克（Gregory Peck）說「Rome, by all means Rome. I will cherish my visit here in memory, as long as I live」一樣。在那兩天，我走馬觀花，去了玻璃島、色彩島、lido島，去了領主廣場，與歎息橋無數次擦肩而過。如果讓我來寫推薦文章的話，夜晚的威尼斯才是最迷人的。當夜幕來臨，所有的遊客都已經消失的時候，一個人在小巷裏走路，停下來，也許能聽到屋子在伸腰時發出的呻吟，隨便抖抖都是歲月。在這裏，聖誕老人的鹿車恐怕也會迷路吧。記住，請不要去聖馬可廣場，那裏燈光太鮮明了，也請不要穿街走巷，那肯定會讓你迷路。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個人坐在渡輪上，從火車站開始沿著大運河（Grand Canal）慢慢觀賞。

評審評語：

劉紹銘

文字流暢，見解每有新意。是所有文章中最突出的一篇。